

忽然间，
生活变成了一场血腥的战斗，你无法退出，
只有逃.....



石 投 著

NO EXIT

逃

石 投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逃 / 石投 著.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1
ISBN 7-80678-353-9

I. 逃... II. 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6823 号

逃

石 投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35 × 960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78-353-9/I.28

定 价 25.00 元

本书的故事与人物纯属虚构，读者请勿对号入座。

楔子

意 外

纷纷扬扬的细雨天黑之前就停了，但空气里依然弥漫着一股子潮湿气息，经久不散。路灯下，街道路面上湿漉漉的，行人稀少，寂静而落寞。路边有一滩一滩亮晃晃的积水潭。周国勤一个人站在云生饭店门口，吸完第二根香烟，顺手将烟头弹出。烟头高高飞起，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越过路面，落入黑暗中，消失了。

云生饭店是一家卫生状况恶劣的小饭店，油腻腻的店堂内，勉强容下四张小方桌。它位于一条来往车辆稀少的小街转角，门面窄小，落地玻璃橱窗上贴满了大小菜单和海报，从街上看不清楚店堂内的情景。饭店有一后门，直通一个堆放杂物的宽敞的后院，后院外面是老居民区，一大片迷宫般纵横交错的小巷子。以上几大条件，均为周国勤将它选为接头地点的重要理由。

周国勤站在饭店门口抽烟，目的在于观察 100 米之外，矗立在一排灯光耀眼的商店建筑后面的 5 幢 4 层居民楼。它们是附近惟一可居高临下监视云生饭店的建筑。居民楼大部分窗户都漆黑一片，惟有几扇透出暗淡的灯光。这些面朝北的窗户，或是楼道窗户，或是厨房窗户。此时，晚饭时间过去快一小时了，大多数人家的厨房里面黑灯瞎火的，要是真有人躲在其中一扇窗户后面暗中监视他，他也难以察觉。这是他今天最疏忽的地方，现在就是想补救都来不及了。但也许根本就没有人盯他，纯粹是他自己的职业病在作怪：疑神疑鬼，多虑了。

他侧过头，再次望了一眼饭店的落地玻璃橱窗，庆幸自己还算有专业眼光，选对了地方：即便居民楼窗户后面有人监视他，视线也肯定被饭店玻璃橱窗上那些乱贴的菜单和海报遮挡住了，看不见店堂内动静。一有情况，他还可从饭店后门一走了之。

此时刚过晚上 7 点 30 分。在云生饭店斜对面，5 幢居民楼中第一幢楼的 4 层，27 号 402 室的一家三口人，十六岁的男孩，父亲和母亲，正围坐在



电视机前收看娱乐节目。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突然响了起来。轰轰，轰轰。男孩极不耐烦地起身，快步跑向过道一头，打开房门。

“谁呀？”他高声嚷道。

一张警察证被一只秀气而皮肤白皙的手递进铁栅栏门。随后传来一声女孩的甜美悦耳的嗓音：“是警察，市局刑警队的。”

透过栅栏门，男孩看见昏暗的楼道灯光下有两名身穿警服的警察，一男一女，并肩站在门口。女警察冷艳娇美，男警察威严十足。楼道外侧的灯光阴影里，另有两名便衣警察，看不清楚面孔。

“出什么事了？”男孩的爸爸在男孩背后现身。

“我们是市局刑警队的，正在附近执行任务，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想借你们家的厨房用一会儿，可以吗？”站在女警察身旁的男警察说话了。他三十岁出头样子，声音低沉有力。

男孩爸爸仔细查看了一遍警察证，是男警察的证件：有彩色肖像照片，与他容貌相符；有警号，与他警服上的警号对得上；有姓名，男警察叫张安田。确认之后，男孩爸爸将证件递出铁栅栏门，还给男警察，小心发问道：“你们要借我们家的厨房派什么用场？”

“哦，我们就设个观察点，”男警察解释道，态度和蔼，露出通情达理的微笑，“我们要监视几个走私香烟的人。我保证不会弄坏你们厨房。”

男孩猜想道，男警察是他们这一伙的头。

男孩爸爸打开了铁栅栏门，动作缓慢而犹豫，细小的勉强情绪暴露无遗。协助警察抓坏人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即使在自己家里也应该如此。他已经没有理由不放他们进门了。虽然他们是一伙陌生人，他一点也不喜欢他们，但是他非常怕他们，他必须考虑拒绝之后所引发的严重后果。

“谢谢，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男警察笑容满面，握住男孩爸爸的手，“你们到前面房间里去吧，做你们的事情，请关上门。我们待在厨房和过道里就行了。”

这时候，男孩和他爸爸看见最后面走进铁栅栏门的一名便衣警察手里握着一支狙击步枪，枪管细瘦而修长，枪身上安有一管望远瞄准镜。男孩喜欢军事，知道这是一支前苏联 SVD 7.62mm 狙击步枪的中国仿制品，漂亮



的短弹匣内可装 10 发子弹。

“是 79 式，还是 85 式？”男孩指了指枪问男警察，他的好奇心上来了。79 式和 85 式是中国仿制 SVD 的两种型号，85 式是 79 式的细小改进型，但两种枪从外形上几乎难以分辨。

“哈，你还真懂行啊，是 85 式。”男警察笑了，随即又催促道：“现在没你们事了，你们忙你们的吧，我们走的时候会通知你们的。谢谢你们大力支持！”男警察突然就地立正，向正在退入房间的男孩和孩子爸爸行了一个标准的警察敬礼。他脸上的神情已变得出奇的严肃、凝重。

男警察嘱咐女警察守候在过道里，然后跨进厨房，问：“怎么样了？”

“周国勤还站在饭店门口，和他接头的人还没有出现。”一名便衣警察说。

“我看看。”男警察凑近窗户，从口袋里掏出一架微型望远镜。

“电子追踪器工作正常吗？”观察片刻后，男警察又问。

“正常。”便衣警察回答。

“窃听器呢？”

“正常。但最好再试一下。”

“让小芬打他的手机，试一试。”

“这样会打草惊蛇的。”便衣警察有些紧张。

“如果他还没发现，就应该没事。”

一名便衣警察退出厨房，向站在过道里名叫小芬的女警察交代任务。厨房内，另一名便衣警察已将一个自制的托架支好，架起了 85 式狙击步枪。他开始用枪上的 4 倍望远瞄准镜搜索目标，测量距离。男警察戴上监听耳机，关上厨房的门。

女警察拨通了周国勤的手机。饭店门口，周国勤口袋里骤然传出一曲优美动听的音乐铃声。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显示屏上一个显然陌生的电话号码，按下接听键：“喂？”

“小刚吗？我是阿芬，我已到了电影院了……”

“你打错了。”周国勤挂断手机。

在监听耳机里，男警察清晰地听见了手机铃声和周国勤的说话声。他



露出满意的笑容，打开厨房门，向小芬和便衣警察做了一个OK的手势。

周国勤没发现什么异样。他点上第三根烟，转身，准备退进饭店。就在此刻，他看见一个戴口罩的年轻男人快步走来，右手提一只精致的皮质手提箱，举止略略慌张。看见他后，先是愣在原地停格不动，继而直扑过来，一把抓住他的手紧紧不放。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年轻男人激动地说，神色紧张，身体在微微颤抖。

“我们进去谈。”周国勤将年轻男人拉进店堂，动作凌厉而粗暴。

“我看不清楚他是谁。他戴着口罩。”男警察说。

“我也没看清楚。”用狙击步枪上瞄准镜观察的那名便衣警察附和道。

“我自己来监听。”男警察从负责监听的便衣警察头上取下监听耳机。他走到厨房门口，向女警察发问：“小芬，外面的人到位了没有？”

“噢，饭店前门的三个人都到位了，后门的三个人还没有，他们说小巷子很多，七拐八拐的，像迷宫一样，不知道是哪一条通饭店后门，正在找呢。”

“真他妈的笨，叫他们快一点。就说是我说的，放跑了人，我就打断他们三个人的腿。”

“好的，我马上和他们说。”

赶来和周国勤接头的年轻男人叫李通，是南段市漂亮的女市长梁幼青的秘书，二十八岁，身材硬朗而修长，有一张棱角分明略带傲气的英俊脸蛋。周国勤以前和李通打过几次交道，李通总是摆出一副潇洒的乐天派态度，爱说幽默话，笑容灿烂动人，工作勤快，乐于助人，特别招领导喜欢，被公认是市府里最前途无限的年轻官员。

一小时前，周国勤突然接到李通一个电话，要求即刻会面。周国勤好生奇怪。李通声称他手上有徐中路犯罪的重要线索和证据，要当面交与周国勤。徐中路是一个低调神秘的房地产巨子，五年前在南段市投下巨资，圈了



市区大片土地,建造了诸多高楼大厦和高级住宅区。一度流传,他已买通了南段市政府高层,一手操控着南段市的市政规划与楼市价格。由于徐中路被牵涉进一起谋杀案(一名叫肖海运的房地产开发商在南段市一幢郊区别墅里被人用砍刀残酷地剁成几大块),周国勤曾追踪匿名者提供的一些线索,对徐中路进行过长达数月的侦查却难以取得进展。

李通的话,周国勤不敢相信,反而促使他警觉起来。这也太不符合官场的规矩了:李通是梁市长秘书,不可能不知道徐中路在市府高层里大有背景,怎么可能挺身而出揭发他呢?再说,即便要揭发,干吗非要找我一个小警察揭发呢?

周国勤判断,极有可能是徐中路放给自己的一个诱饵。他必须加倍小心,别落进陷阱里去。于是他推脱说,他已到派出所工作了,管不了刑警队的破事。可李通坚持今晚非见到周国勤不可,说要直接上派出所去找他。一时间,他心中积压已久的一些疑问被激活了,犹豫再三,安排了在云生饭店和李通接头。

“你为什么一定要找我?”周国勤目光炯炯,逼视着李通。

“你不听劝告,老是紧盯着徐中路不放,所以才被调离了刑警队,对吗?”李通反问一句。他已经坐下,脸上的紧张情绪也缓和了不少。

“对。”周国勤点点头。他上个月刚受到市局领导的表彰,并荣获提升,到市郊一个派出所当了一名副所长,明升暗调,被巧妙而文明地踢出了市局刑警队。

“是我给你们局长打了招呼,把你调走的。”

周国勤略感惊讶,没有插话,迷惑不解地等着他说出下文。

“实际上,是徐中路提出的要求,梁市长亲自给我下了指示。”

“我真有这么重要吗?”周国勤笑了,心里既惊讶又泛起一阵空洞无力的自豪感,“你痛快点,到底想干什么?我已经被你从刑警队里赶出来了,你何必再来纠缠我?找我揭发徐中路?算了吧。你是不是想玩死我?我不会上你当的。”

“请你相信我一次,我知道徐中路很多事情。”李通忽然沉下脸,语调恳切地说,眼睛里面流露出一种绝望无助的悲哀神情,凝视着周国勤:“我



快要死了，医生说，我顶多还能活四个月。”

周国勤懵了，完全始料不及。他像受了重击一样，半晌才木然挤出一句：“什么病？”

“是绝症，晚期何杰金氏病，也就是高度恶性淋巴瘤晚期，没有救了。我中午刚从上海飞回省城，到上海最大的三家医院都看了，已经确诊了。没想到，我李通今天落到这么个下场。”

“你家里人知道吗？”周国勤一时找不出安慰话。

“先不说这个。”李通断然地一挥手，拉开他外衣拉链，露出斜挎在胸前的一个黑色尼龙小背包，深深叹了一口气，又说：“反正我快死了，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我决定死之前为南段市人民做一桩好事：把我私下调查徐中路的材料全部交给你，你要保证把徐中路揪出来。包里面有一盘录像带，可以证明，徐中路是梁市长的情人。”

周国勤感到自己的心脏哐的一下，剧烈跳动起来：“你肯定吗？”

“你看了录像就全知道了。”

“录像你是偷拍的？”

“是我偷拍的。我也是梁幼青的情人。我真心实意爱她，所以就利用各种关系，一直在暗中调查徐中路，生怕梁幼青被徐中路拖下水。可是我没有想到，梁幼青竟然执迷不悟，不识好歹，她只迷恋徐中路，从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这么说来，传说徐中路买通了市府高层，是确有其事喽？”

“陶书记爱财，梁市长好色，各有所得，一网打尽。”

“他妈的，这个周国勤真会耍小聪明，选了这么个饭店，玻璃窗上贴了那么多破纸头，一点也看不清楚他们在做什么。”用狙击步枪的瞄准镜观察的便衣警察抱怨道。

“我听得见他们在说什么。”男警察说。他一只手抓着监听耳机紧贴在左耳朵上，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拨出一个号码，神色严峻而凝重。他走出厨房，示意女警察进厨房并将厨房门关上，只留下他一个人在过道里。



手机拨通了，男警察向电话另一头简要转述了他刚才监听到的内容重点。

“我肯定没听错，”男警察强调说，“李通说偷拍了一盘录像带，是梁市长和你……”

“徐中路和肖海运的死有关系吗？”监听耳机里清晰传来周国勤的声音。

“肖海运临死前知道徐中路和金三角贩毒组织有联系，他特地和我谈过这事，我全部都记录在调查材料上了。肖海运花了不少钱，详细调查过徐中路，知道他在香港的不少底细。我敢肯定，是徐中路杀了他灭口。”李通回答道。

“他们现在正在说贩毒的事。”男警察同步汇报监听内容。隔了一会儿，他又向电话里解释说：“是的，昨天我们里面的一个兄弟乘他洗澡时候不注意，在他的鞋子里装了窃听器和电子追踪器，没想今天就赶上了大事。真的很巧，这是天意，是老天爷在帮我们。”

接着，他又证实说：“噢，对，我们只有十个人，两辆车，急需要增援。”

随后他安静地倾听了一会儿，回答说：“好，好，我明白了。”

饭店里，周国勤惊讶而兴奋，追问李通：“你说什么？徐中路真和金三角贩毒组织有联系？”

“你不知道？”李通瞪着周国勤，十分惊愕，“真不知道？你开玩笑吧？”

“我真不知道。我不开玩笑。”

李通乍然变色，满脸悲愤和痛苦表情，失望地摇摇头，唉声叹气。他终于忍耐不住，跳起来发火了。他大声斥责周国勤说：“你算什么警察？你吃干饭的？你怎么调查徐中路的？你居然有脸来问我徐中路和贩毒组织有没有联系？我真是看错人了！”

“我的调查不断受到干扰……”周国勤试图解释。

“好了，好了，你别说了，我都明白。”李通粗暴地打断了周国勤。他深呼吸一口，语气一下子又自行缓和下来：“对不起，请你原谅，我今天心情非常坏，非常坏。”

“我理解。”

沉默了几秒钟，李通又对周国勤说：“其实，我从心底里面敬佩你。我羨



慕你,你知道吗?我觉得你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你正直可靠、骨头硬,活得顶天立地,从来没有向领导低过头。我特别希望能够像你一样痛痛快快活几年,可惜啊,今生今世,老天爷再不会给我机会了。”

“别吹捧我了,我没你说的那么好,我也只是在尽一个警察的义务。我喜欢当警察。”

“我太清楚了,也只有你,才敢于盯徐中路,一直到抓到他为止。所以我把录像带和我调查徐中路的材料交给你。都在这个包里。里面有不少徐中路和金三角贩毒组织交往的重要线索。我祝你成功。”李通从身上取下黑色尼龙小背包。

“谢谢你的揭发材料,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会尽力而为的。”周国勤说完,接过小背包,动作利索地拉开拉链,先取出录像带,正面反面都端详了一遍,又取出两大本揭发材料,逐一快速翻看了十几页,犹如经验丰富的老质检师在检验产品是否达标。

李通站起身,郑重其事地与周国勤握手道别:“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面了,以后我们保持电话联络,我会二十四小时开机的,有好消息立刻通知我。不要忘了我。”

“我会来看你的。”周国勤说。

“不必了,我就要去上海住院治疗了。我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过几天,看看书,听听音乐。死在医院里比较好,不会拖累别人。”

“我们电话联络。你多保重。”周国勤有些伤感。他终于忍不住,伸手在李通肩膀上轻轻地拍了几下,“我送你去上海吧,我正好有三天假期。我们顺便在路上也可以聊聊你材料上的细节。”

“我不想麻烦你。你抓紧时间找证据吧。”

周国勤点头,向李通微笑:“那好,你先走一步,在路上多注意身后,如果有人盯你梢,千万别慌,立刻给我打电话。我保证马上赶到。”

“知道了,再见。”

“再见。保重。”

“开枪,两个目标全都要,一个也不许放走。”



在 27 号 402 室厨房里,男警察一字一句说道。这是给使用狙击步枪的便衣警察的正式命令。随后他掏出手机,进入电话会议模式,言简意赅地向包抄云生饭店的两个三人组下达了两道命令:一,击毙李通和周国勤;二,不惜一切代价拿到李通交给周国勤的一个包和一盘录像带。

在 4 倍望远瞄准里,李通出现在饭店门口,英挺的身影在灯光映照下,清晰明亮。由于瞄准镜的柔光作用,李通显得虚幻而俊美。便衣警察的手指压上了扳机。他屏住呼吸,看见李通正左顾右盼朝街上张望。测距早已提前完成,和李通相距约 105 米,瞄准镜中间的第二个^尖点已瞄准了李通胸膛,弹着点应该落在第一和第二个^尖点之间,正中心脏。便衣警察扣动了扳机。

啪。金属爆裂般震耳的一声枪响,撕碎寂静的夜色。李通被击中,身体瞬间失去平衡,仰面朝天栽倒在潮湿的地面上,直挺挺地躺着,一动不动。几乎同时,便衣警察将瞄准镜内的^尖点再次对准李通胸口,补了一枪,旋即快速调整视角,瞄准饭店门口,等候周国勤冲出来。

男警察在微型望远镜里观看了全部过程。“你留下照应。”他嘱咐另一便衣警察说,随后朝女警察一招手:“走,小芬,我们下去,快!”

听到枪响,周国勤的脑子陷入一片空白。然后又是一枪。街上一个女人尖叫起来,随即有一个声音在叫喊:快打 110 报警!同时传来几个人快速奔跑的杂乱脚步声。他猛然间惊醒,迅速蹲下身子,掏出手枪,推子弹上膛。他看见李通已仰天倒在饭店门前空地上,隐在灯光阴影里的胸膛正在往外喷涌出大量黑色的鲜血,如注如雾。

周国勤提着手枪转身冲向后门。刚冲进后院,他就听到一阵急速的脚步声靠近。至少有几个人。脚步声随即消失在后院的小铁门前。他当即判断,对方早作了准备,已四面包围了云生饭店。他蹿向墙角,蜷缩在一堆破桌椅等杂物后面。这时,他看见小铁门旁边墙头上赫然出现了一个黑色人影。他举枪瞄准,射击。啪,啪。枪声一响,人影应声消失。

他快速向前移动,将手枪插入后腰皮带上,身体凌空跃起,双手搭上后院隔墙上缘,两臂用力挺起身子,一个鹞子翻身,越过隔墙,翻进隔壁人家



院子。院子里面空空荡荡，没人。他没有停下脚步，猫着腰继续往前走，再次翻越隔墙，翻进另一家院子。

他身体贴在墙壁上，倾听四周细微的动静。一片寂静，听不到响动。但他听得见自己胸膛内剧烈的心跳，还有因紧张而略显急促的呼吸。他摸了摸背在胸前的尼龙小背包，还在。就因为它，李通才被打死在饭店门口的？他现在搞不清楚状况，但似乎饭店周围早有了埋伏，子弹应该是从对面居民楼一扇窗户里射出来的。是他一时的疏忽要了李通的命？可对方怎么会知道李通会在这一时间到云生饭店和他接头呢？难道李通已经被他们盯上了，把他们引过来的？

夜色微寒，初春的风依然凉意刺脸。周国勤一闪身出了院子门，在迷宫般曲折的小巷子里穿行，疾走如飞。但很快，他就听见许多凌乱的脚步声在小巷子里响起，就在他四周围，此起彼伏，忽近忽远，始终追随着他，前后左右围绕着他转悠。他知道自己陷入了重重包围。幸好是在一片纵横交错分岔奇多的小巷子里乱蹿，要是饭店后门直通大街，他早让对方截住，被乱枪打死了。



他告诫自己，今晚无论他如何要冲出去，决不能白白死在对方手里，让徐中路得逞。

他突然看见在前面一个路口有两个人影一闪，他猛然伏下身子。啪啪。迎面射来两枪，子弹从他脑袋上方低低掠过。他急速后退，移动位置，隐身在一个门洞里，然后再次返身，闯进一家人家院子，翻身越墙到另一家人家的院子里，出门，走进另一条小巷。他完全迷失了方向，只剩下生存的本能指引他仓皇逃命。

周国勤在小巷里疯狂向前飞奔，随机地转向，再转向，盲目无助地冲向一条又一条小巷。不能死，我不能死。他满脑子全是这一强烈的求生意念，边跑，边在嘴里喃喃自语。

奇迹终于发生了。他直直冲过一条小巷尽头，突然发现，自己已置身在一条宽敞且夜市繁华的商业大街上。他没有减速。他清楚，追杀他的那一帮人就在他身后不远，紧追他不舍。他得加速，冲刺般快跑，利用夜色和街上闹哄哄的人群掩护，甩掉他们。

第

1

回